

## 诗歌



## 元宵抒怀(组诗)

□黑马

## 元宵记

正月十五,花市灯如昼  
一颗红红的心脏在村庄里走动  
明净,温馨,不染尘埃  
那些走动的红灯笼  
像村庄里隔世的眼睛  
含情脉脉,对应着浩浩夜空  
糯米飘香,往事如烟云  
一个人走在没有小微的街巷  
撞见了去年那个卖汤圆的姑娘  
她眼睛明亮,像月光  
一眼认出了我深藏着的忧伤  
当人群涌向了灯会  
我在烟花中悄悄地转身  
一段锈迹的铁轨在村庄沉睡  
忘却了前世今生的恩怨  
孤独的白杨树站在寂寥的北风中  
枝丫顶着空巢,如永恒的星座  
反拨着村庄的高度

## 汤圆记

自古以来,元宵节  
就是一个团团圆圆的节日  
汤圆,包裹浓浓的乡情和思念  
甜透了一代代人的心窝  
无数红红的灯笼  
挂在中国古老而浩瀚的夜空  
漫天的烟花伴着万家灯火  
把正月十五的苍穹  
深情地轻轻抚摸  
全家老少团团围坐在一起  
共同诉说这幸福的时刻  
于是,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 
汇聚在这一刻,与明月同框  
其乐融融,幸福祥和  
像汤圆一样  
饱满,升腾,亮丽,鲜活

## 赏花灯

今宵,火树银花,焰火缤纷如雨  
欢歌笑语盛开在浩瀚的夜空中  
在这让人兴奋的时刻  
连大地都在跳跃  
神秘的天空在绽放幸福的花蕾  
十四亿颗心连成盛世中国  
一盏盏花灯,从民俗里款款走来  
带着华夏儿女的祝愿  
穿越夜空,燃烧激情  
迎来舞龙狮、扭秧歌的队伍  
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狂欢节  
仿佛每个人,都有一颗童心在跳跃  
每一盏花灯,都在萌生希望  
每一盏花灯,都在编织美丽的童话  
恍若穿越千年,共赴今生的约定  
把大地洒满一路的欢歌  
照亮了前程

□项伟

元宵节,古时又称上元节、元夕或灯节,时间为农历正月十五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,古人称“夜”为“宵”,而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,所以称正月十五为“元宵节”。

“元宵节”源于民间“开灯祈福”的古俗,东汉时,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,下令正月十五在宫中和寺院“燃灯表佛”,这就是元宵张灯的“雏形”。隋唐时,元宵节已发展为集赏花灯、猜灯谜、放烟花、赛歌舞等娱乐项目为一体的民间重要节日,盛极一时。《隋书·柳彧传》就记录了这样的盛况:“每正月望夜,充街塞陌,聚戏朋游。鸣鼓聒天,燎炬照地。”当时的长安百姓,每逢元宵夜,往往呼朋引伴,观灯看戏。街头表演也极为丰富有趣,“人戴兽面,男为女服,倡优杂技,诡状异形”。

“元宵节”在古时还有另一面——它是古代青年男女极为看重、珍惜的“情人节”。自唐宋开始,从正月十四至十六这三天,各地会开放宵禁,有灯街花市、通宵歌舞,热闹非凡。而平日里待在闺房中的少女们,也被允许结伴外出,这在客观上,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创造了条件。于是,

## 古诗文里过元宵

在这“花市灯如昼”的元宵节里,便有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的一见钟情;有了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郎情妾意;有了“但愿暂成尘缱绻,不妨常任月朦胧”的蜜意柔情;却也免不了上演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”之类的爱情悲剧。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,爱情亦如是,所以,也就有了纳兰性德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”的诸多感慨。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词作《蝶恋花·密州上元》里记录了他在杭州、密州两地过元宵的情境与心情:“灯火钱塘三五夜。明月如霜,照见人如画。帐底吹笙香吐麝……寂寞山城人老也。击鼓吹箫,乍入农桑社。火冷灯稀霜露下。昏昏雪意云垂野。”东坡居士曾在杭州做过地方官,在那里过了几个惬意的元宵节。杭城自古繁华,元宵夜自然是流光溢彩、火树银花,富贵人家更是香车宝马、帐底吹笙,极尽奢华。如今被贬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密州,心境本就不好,又过了个无灯无火,孤单寂寞的元宵节,两相对比,顿生“清冷萧索”之感。加之当地连年蝗旱,民不聊生,更让这个爱民之官郁郁寡欢,才四十岁的他,就发出“人老也”的感叹。不过也并非全是伤心、沮丧

之事,元宵夜城郊散步时,碰巧听到了箫声鼓乐,见到了百姓祈求丰年的社祭场面,此时云垂四野,晚来欲雪,诗人触景生情,隐隐然,便萌生出几分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希望来。

而同样感慨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的,还有时年六十多岁,因战乱避难于江南的李清照。这位被后人誉为“千古第一才女”的宋代女词人,在临安(杭州)度过了人生的又一个元宵节。国破家亡,孑然一身,每逢佳节倍思亲,难免心中凄苦,于是便有了传诵一时的名篇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:“中州盛日,闺门多暇,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,撚金雪柳……如今憔悴,风鬟雾鬓,怕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、帘儿底下,听人笑语。”诗人忆起了少时在中州(开封)与闺蜜们一起逛花灯、过元宵的热闹场景,她和丈夫赵明诚,就是那时相识的,也曾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。而如今,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夫婿早已撒手西去,只剩她孤苦伶仃,苟活于乱世,年纪大了,更懒得收拾了。虽有人邀请赏灯,却再也没有心情,凑那些个热闹了,倒不如待在家里“听人笑语”。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里的一句话来:“热闹是他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。”

古诗文里“过”元宵,别有一番味道。

## 热闹的元宵节

节。土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,去看社火花灯,半夜中,霍启因要小解,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,那有英莲的踪影?”文中的“社火花灯”也是元宵节夜晚街头的娱乐活动。

元宵节听大戏,是小时候能看到的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之一。在乡间,春节期间是最空闲的时候,听到哪里有唱戏的,大家就会一窝蜂似的聚拢而来。不像现在,年轻人上班的上班、经商的经商、旅游的旅游……忙不完的事情,哪里有时间听戏。即使有,在网络发达的今天,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娱乐节目,也不愿意像过去那般东赶西赶了。但是在过去,哪怕路远,大家也要赶去凑个热闹。

我们听的大多是花鼓戏,说唱结合,用的是方言,往往诙谐幽默,时不时地引发全场大笑。戏台临时搭建在开阔的空地上,台下没有椅子,附近的人来看戏,出门时会扛上长条凳,路远的人只能挤一挤别人的“座位”,挤不上的也只有站着听了。

寒冬腊月,人们在风里待上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冷,或许是热闹的缘故,或许过于专注听戏

了。人多的地方就有商机,摆个瓜子花生摊,卖一卖自家种的甘蔗、荸荠等土特产。这些摊位前,小孩最活跃,跑来跑去,显得更热闹了。

而今,一提起元宵节,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吃汤圆(元宵)。传统节日一般离不开美食文化,清明节吃青团,端午节吃粽子,中秋节吃月饼……元宵节,南方大多是吃汤圆,而北方则是吃元宵。汤圆和元宵都是圆圆的,寓意着团团圆圆,但做法、选料、吃法等大不一样。比如汤圆是粉团里包馅,元宵则是先做馅,再滚上粉。汤圆口味多一些,甜的、咸的都有,而且馅品种多,得数也数不过来,元宵则以甜的为主。

在萧山,元宵节不仅要吃汤圆,还会吃一种菜粥。菜粥做法很简单,煮米粥时放上青菜、豆腐、粉丝、年糕等配料,再加上盐、味精等调料。大家把这种粥叫“污猪食”。之所以叫“污猪食”,是因为当时有某种说法,吃了“污猪食”就会像“污猪”一样不怕脏、不怕苦,有强壮的身体。

赏花灯、猜谜语、听大戏、看元宵晚会……元宵节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,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,难怪从古至今,人们都喜欢这个热闹的节日。

## 老池塘里抻年鱼



记者 方波 摄

□余观祥

在物资匮乏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萧山沙地的大人们,特别害怕过年。我母亲常说,“有铜钱过年,冇铜钿过年”。过年是一道坎,年年难过也得年年过。这句话,也代表了当时许多沙地母亲的心声。虽然,她们觉得过年是一道坎,但对过年都特别的重视,毕竟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,“呒中办出有”也得把年过上。

不管怎么样,过年两大件总得备上,大件之一是肉,之二是鱼。“过年肉”,母亲一直以来是这样安排的:年猪提前在七八个月前就开始养殖,到过年时屠杀,确保净肉在70斤以上,这个净肉重量,算是合格年猪的基本重量。生产大队实行统一收购、统一分配。当然,作为养猪户,能多拿些“肚里物事”。至于“过年鱼”,就很难有保障了。我们家的鱼塘,是七户人家的“堂总池塘”,春季放养下去的鱼苗,成活多少、长得多快、是否外逃、是否被盗,都是个未知数。但挨家挨户都指望这老池塘,尤其是请年菩萨、祭祖必不可少的元宝

鱼,只有在池塘里抻,集市上有钱也不一定买到。如池塘里抻不到鱼,这个年,过得也不像一个年了。

到腊月廿八九,大多数由小公公牵头,去请撒“旋网”或牵“纤大网”(围网)的师傅,来池塘抻鱼。我家祖房北面的池塘,沙地人叫老池塘。这老池塘,是七八十年前太爷爷建房时,挑掘屋基留存下来的,面积约一亩左右,是祖辈遗留的财产之一,故是家本七户人家的共同财产。老池塘面积,在沙地上算中等大小,采用哪一种形式去抻鱼,还得看当时的水位情况。水位高的话,用“纤大网”抻鱼比较理想,如水位浅,用“旋网”抻鱼比较经济划算。“纤大网”抻鱼,一网打尽的概率会高出许多,但“纤大网”,网又长又大,加上拉钢绳、踏钢绳的人,至少要4人以上,而撒“旋网”抻鱼,通常一个人就够了,抻鱼的成本不言而喻。一般能用“旋网”抻鱼,尽量使用“旋网”。另外,沙地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,凡外请师傅抻鱼,除大鱼外,“网皮鱼”(小杂鱼)一律无偿归抻鱼师傅所有。道地上的长辈们会精打细算,能用“旋网”抻鱼,一般情况下,不大回去请“纤大网”的师傅抻鱼。

老池塘里抻年鱼,本家大道地上的男女老少都会倾巢而出,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喜悦,也是我们小孩最为快乐、兴奋的时光之一,为过年平添了几分气氛。当生产队里或邻近生产队的妇女和孩子们,得知老池塘里在抻鱼时,他们也会跑过来看热闹,于是池塘边上站满了人,离撒网师傅近着的池塘边上人更多,常常是围个水泄不通。有时,抻鱼师傅“旋网”收拢来时,会不小心碰到石块、木桩这类障碍物,正在垂死挣扎的鱼儿会趁机脱逃。于是乎,岸上的人会出现一阵躁动,遗憾地发出:“喏、喏,一条大鱼逃出哉,一条大鱼逃出哉。”沙地人有句话叫“抻牢白眼将,逃出斤四两”,用在当时这些看热闹的人中,最为恰当不过。意思是凡抻牢的都是小鱼,逃出的都是大鱼。

有一年,在老池塘里抻年鱼时,不仅鲢鱼、草鱼抻得多,还抻到了往年的一条漏网之鱼,重达十七八斤的鲤鱼,大家一阵欢呼雀跃,喜笑颜开。小公公拿来“卜刀”,麻利地切成七块,分别和鲢鱼、草鱼摆在一起,大小均匀搭配,码成七堆,抽签提取。

一晃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老池塘抻年鱼已成为我的美好记忆,时至今日,依旧让人回味无穷。

